

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二辑

15



材料



贵阳市花溪区政协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24114/02

花溪区文史资料选辑

第 二 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贵阳市花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

一九八三年十月

前 言

为了反映花溪解放的历史，我们以回顾当年解放花溪（即原贵筑县政府驻地）接管、剿匪的史实为主要内容选编成册，以飨读者，以激励我区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服务。

今后除继续征集上述内容的稿件外，还将征集有关五大任务（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征粮）、土改、互助合作、建党、建政、民族和教育、科技、商、工、农、林业、水利、卫生、文化、供销、交通、花溪风物等各行各业的历史料为内容的稿件，选编成册，陆续出版。

我们殷切地期望有关单位和个人积极撰写这方面的史料。这既是对我们的大力支持，也是为今后编写地方志提供宝贵的素材。

本辑在征集和编辑的过程中，得到了曾参加过解放花溪的许多老同志的大力支持。他们热情地撰写稿件，特别是陈达之、齐林阁同志在身患有重病的情况下，带病积极撰写史料，使我们深受教育。有关单位也给我们多方面的协助，致使本辑的编印工作得以顺利完成。在此我们一并致以衷心的感谢。

由于我们水平低，缺乏经验，在编辑中，遗漏和错误之处难以避免，望有关单位和读者批评指正。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贵阳市花
溪区委员会文史资料征集委员会

一九八三年八月二十日

214/102

致贈清華中學謝函

清華中學全體老師同學工友同志們：

本縣召開工農人代會，都是因你們學校原來的學校，在前二天，或在假期，或是因你們尚未全體回校，在會場可以所用，這一次是同學們全體歸來，並且還增加了許多女同學，房舍更難無可諱的時間；但是你們對我們的會議，具一貫的關心，一貫的曲全其美，無絲毫房舍困難我們，燒茶水給我們，一切一切，都照樣給我們，不吝嗇我們，這個會議，能夠圓滿的結束，實在足我們全體老師同學工友同志們所賜予，我們在內心上是多麼的感謝！今當會議閉幕，謹代表貴縣全體各界人民，向你們致敬謝忱：並致

敬禮！並祝

貴校師生們健康進步，身體健康！

貴筑縣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會議全體代表二百四十六人同啟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廿一日

貴筑縣第三屆各界人民代表大會給清華中學全體師生工友的致敬函

目 录

解放初期的贵筑县和花溪·····	陈达之 (1)
回忆贵筑县工作的片断·····	王 枫 (25)
花溪歼匪记·····	李连修 (33)
花溪人民清匪反霸斗争的胜利·····	齐林阁 (37)
解放初期花溪剿匪记实·····	赵金声 高炳南 (49)
贵筑县青岩区解放初几项工作的回忆·····	刘登朝 (62)
剿灭匪患是解放初之首要任务·····	李永诚 (77)
青岩歼匪记·····	胡汉屏 (82)
为了革命胜利我军青岩运粮·····	贾开文 (88)
击毙匪首陈开富的经过·····	高书楼 (90)
我心中的解放军·····	溪 水 (94)
杨发贵忆苦思甜节录·····	杨发贵 (98)
解放初期石板片匪徒暴乱及活动情况·····	王辉正 (101)
匪巢见闻·····	刘文芸 (114)
国民党贵筑县“应变计划”的破产·····	文史办 (122)
一九五〇年三月二十六日土匪第一次攻打贵筑县	

人民政府示意图

贵筑县全图

解放初期的贵筑县和花溪

陈 达 之

花溪，是贵州高原的一颗珍珠。依靠大自然的造化，这里的山山水水安排得协调得当，妩媚动人。远处山峦起伏，群峰叠翠；近处丘陵点点，绿树成荫。东西山峰之间，有一带宽阔的平坝伸向远方，坝子里块块稻田，阡陌相连。花溪河自西山峡谷流出，农民们修筑了一道道的石坝，利用水力碾米磨面，层层的水坝，形成了象宽银幕一样的瀑布。虽然没有“飞流直下三千丈”那样的壮观，却也别有景色。河水流到市镇近处，就进入了美丽的花溪公园，河道弯弯，流水潺潺，清彻透底，不见波澜，河中所产大鲵乃是世界上的稀有动物。两岸的山丘，高者不及百米，低者举步可登。环山绕河，尽是葱茏的花木。红绿相间，四季如春。花溪风景多是天然的山水，很少人工雕饰，给人一种“蛾眉淡扫”的印象。花溪这个名字叫得贴切，溪水滋润着两岸的花木，花木又增添了河水的美色。花木倒影河中，真是花中有水，水中有花，恍如置身桃花源中。解放前，蒋介石入黔视察时两次住宿花溪公园的小别墅内，不知是哪位国民党的地方官员，为了讨好他最高上司，把它命名为“中正公园”。解放后，我们把它改称“花溪公园”。花溪河穿过市镇折流向北，河两岸稀稀疏疏地立着古老的水车，大大的圆轮，安装着汲水竹

筒，随着流水的冲力慢慢转动，日夜不停地吸水，浇灌着两岸的菜圃和田亩。

花溪的市镇不大，店铺也不多。只是由于这里秀丽的山水引起人们的爱慕。贵州大学、清华中学相继建在这里。以后国民党的贵筑县政府也从贵阳迁过来。这里逐成了贵州的文教区和贵筑县的县城。机关学校的楼房，多是单层或双层的砖木建筑，修建年代不久，还有一些新意，市镇的店铺和近处的村寨，多是木墙灰瓦的旧式屋宇，保持着朴素自然的古老风格。新旧相间，各成体系，这就是解放前后花溪的面貌。

一 解放和接管

一九四九年八月间，中央决定第二野战军进军西南，由五兵团解放贵州。我们到江西上饶集中待命，经过短期的学习，九月中旬从江西兼程西进。到达湘西的芷江县时，大队部开会宣布由接管江西湖口县的干部接管贵筑县，仍由我担任县委书记，王陞三任县长，李永成任组织部长，朱玉增任宣传兼民运部长。贵州解放的形势来得特别迅速，只在黔东打了一仗，国民党十九兵团宣布起义，全省的国民党武装便停止了有组织的抵抗。十一月十五日前后由王陞三、朱玉增带领的前梯队先期到达花溪，接着后梯队陆续来到。在江西湖口时本来有干部一百四十余人，进入贵州不久，调王陞三同志带领三十余人去接管长顺县，县长由我兼任。又调秦鸣皋同志带领二十余人去接管瓮安县，实际接管贵筑县的干部不过八十余人。以后调来王枫同志任县委副书记，陈鑫同志任副县

长，县委领导班子就由我们五人组成。

接管后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宣传党的政策，安定社会秩序。因为贵州解放后，五兵团立即入川作战，贵州兵力空虚，所以安定社会秩序是当务之急。县人民政府成立后，立即出了安民布告，详细解释了党的各项政策，号召各界人民各安其业，并限令伪职人员立即到人民政府报到，点交文件档案、公共财产。这项工作进行得颇为顺利，不到一个月，对伪县政府，国民党县党部、伪县参议会和各乡公所就接管完毕。伪县长周国华、县党部书记长吴培桂、伪参议长罗浮仙都先后到县人民政府报到。不久便集中乡长以上伪职人员学习训练，大概集训半月左右。这项工作由朱玉增同志组织领导，由王枫同志为主讲课，我们也去讲过话。训练内容主要是政治形势、党的政策、人民政府对伪职人员的宽大政策及其它政策，号召他们接受教育，改造立场，在人民政府领导下为人民服务。训练以后，各乡长仍回本乡供职，听候群众的审查。县机关的伪职人员，训练以后，愿留者留，愿走者走。在训练班开始以前，不少伪职人员对我们的干部口服心不服，认为这些人只会打仗，不懂政治，文化浅薄。及至经过训练，不少人有了转变，认为共产党确有人才，能文能武，作风朴素，表示敬佩。为了便于对乡镇的管辖，使我们的工作更接近基层，迅速建立了各区的政府，当时贵筑县共有二十个乡镇，各乡镇建制暂时不变，在乡镇之上，又划分了五个区，贵阳东北为乌当区，贵阳以北为白云区，贵阳以西为金华区，花溪一带为花溪区、青岩一带为青岩区，每区派有十名左右的干部，一个班的武装。各区人民政府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立即分赴各大村寨，召集群众大会，宣布国民党

政府已被打倒，人民政府已经成立，宣传人民政府的各项政策，号召群众目前各安其业，以后要实行社会改革，要求伪职人员要接受教育，改造立场，告诫地主富农要老实守法，争取将来得到群众的宽大。在苗族、布依族聚居的地区，又详细讲解党的民族政策，反对歧视压迫少数民族，尊重他们的风俗习惯。各地苗族、布依族同胞听了党的民族政策，莫不兴高采烈。苗族同胞直爽、明快的性格，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每次召开群众大会，都有不少的苗族妇女要求上台讲话，倾诉过去民族压迫和阶级剥削的痛苦，表示对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衷心拥护。她们热情洋溢，语言深动，对我们工作人员亦是很好的教育。

为了联系各阶层群众，使党的政策为各阶层群众所了解，一九五〇年三月三日到九日，召开了全县各界人民代表会议。当时没有条件进行选举，到会代表由政府指定。其中有农民代表，少数民族代表，工商界代表，知识分子代表，还有士绅、名流的代表。所谓士绅名流，实际上多是豪绅地主。为了暂时不刺激他们，把他们叫作士绅名流。代表会议主要是宣布人民政府当前的施政方针，号召各界人民代表支持人民政府工作，协助政府维持社会秩序，征集公粮、支援前线。在这个会议上，人们的态度泾渭分明。多数代表，热烈拥护人民政府。有的代表说，“虽然解放不久，可是我们看到人民政府的干部接近群众，平等待人，和国民党的官僚全不同。国民党官僚官气十足，哪把老百姓放在眼里，只有地主老财才能和他们攀谈得上，国民党政府确实是地主老财的政府，人民政府是我们老百姓的政府。”几句话道出了新旧政府对比，但是所谓士绅名流的代表，多数是沉默寡言，既不

敢讲人民政府的坏话，也不愿讲人民政府的好话。

经过多方面的工作，再加上解放战争胜利的威慑力量，在兵力空虚的情况下，保持了几个月的平静。同时也征得几百万斤公粮供给军需民食。

县里国民党的三个主要头目，没有参加集训，由我分别对他们进行管教。因为是主动到政府报到的，没有对他们过严的管制，都有活动的自由。当时，对他们的罪恶，了解到一些，也有群众检举。但是很不全面，又没有经过查证，所以不能轻易谈问，只是一般的指出：当国民党的官，办国民党的事，替国民党征兵，给国民党收税，都应当视为罪行。我也含蓄地指出过，有人检举他们的问题，希望他们坦白交待，低头认罪，改变立场。我还一再向他们说明，共产党的宽大政策同样适用于他们。有一次我提醒他们：只要改变了立场，改造了思想，人民政府还是可以给你们工作的，你们都是知识分子，到学校当个教员，教教书总是可以的。但是他们究竟觉得往日的高官厚禄，威风特权不可能回来了，所以态度非常消沉。

伪县长周国华，贵州开阳县人，从麻江县长调任贵筑县长不到两年，他的基本态度是承认国民党政府腐败反动，但自己却是两袖清风的清官，没有什么罪行。因为对他没有看管，他自己住在一个旧职员的家，原来的一些上层人物，不断的探望他，送些食品接济他。他们气味相投，还经常对我人民政府说长道短。在匪患酝酿期间，有一天一个留用职员赵宗铭找我，说是周国华要求见见我，如果可以的话就定个时间，我当即答应第二天见他，我以为只是他一个人见我，但是却有十几个人陪他同来，少数人我认识，多数人不认

识。说了几句客套话之后，周国华就说：回到花溪已经几个月了，感谢人民政府的宽大，对于他的问题想必人民政府已经审查清楚了。如果允许的话他想回到贵阳办些私事，以后随传随到。目的很清楚，他是试探人民政府的态度，想就此了结他的问题离开花溪。在我还未回答他的要求时，别人就帮了腔，说周国华人品不错，来贵筑两年没有恶迹，都是德政，是出污泥而不染的人物，政府的宽大政策大家热烈拥护，既然宽大就宽大到底，了结了周国华的问题，让他回贵阳或回家。于是我分别回答了他们的问题。我对周国华说：对于你的问题要从两方面了结，一方面是人民政府对你要审查，现在刚刚解放，事情很多，所以还没有作好；再一方面是你自己交待，把充当国民党官员以来，所作所为全部交待清楚。可是几个月了你还没有写出一份文字交待来。看来两个方面的事情都没有做好，不能就此了结。但是有一点政府是谅解你的：你是自动报到的，开了一个好头，希望你以后的行动能继续得到政府的谅解，不要自作聪明，辜负了人民政府的宽大。接着我对其他人也讲了几句话，大意是：在国民党政府周围总是有一些帮闲人物，逢迎拍马，狐假虎威，想借此捞一些名利，现在虽然国民党政府倒台了，但是人们积习难改。这也不奇怪，犬马恋蓄主本是常情。但是希望大家要克制一点，免得惹人嘲笑。我说我愿意同你们交往，为方便起见，请记下大家的名字，我让秘书逐个写下名字。这时他们的神态甚窘，不写不行，写了又怕追究。就这样结束了这次话不投机的会见。后来得知这件事全是赵忠铭帮助周国华策划活动的。不久匪患大作，周国华暗中通匪搞了很多小动作，被关押起来。我离开花溪后，政府把他的全部罪行审查

清楚，公审处决了。县党部书记长吴培桂是一个中年知识妇女，本县党武乡人，她认为国民党违背三民主义，打内战加重了人民的苦难，遭到人民反对，才落到国破党亡的下场。可是她本人表白自己是为了抗日救国才参加国民党的，曾经做过一些抗日工作，当书记长是受了别人的捉弄，把她推出来当替罪羊的，否认个人有什么罪行。在清匪反霸减租退押时，农民协会把她叫回本村清算剥削帐，趁民兵们看守不严，投河自杀了。对参议长罗浮仙，比对伪县长和党部书记长略为客气一点，他原籍四川，以后迁来花溪，此人有些文才，头脑也较为灵活。当我们宣布取消县参议会，叫他办理移交时，他心中不悦，又无可奈何。移交完毕后，他找我谈话说，参议会是个民意机关，也把它当国民党的反动机构对待，似觉有些过苛，于是我们开始了一次有趣的谈话：

“你以为应该怎样看待才算合适？”我问。

“参议会不是政府，也非党派，是民意机关，参议员是各乡推举出来的，还是不要说成反动机构为好。”他重复说明自己的看法。

“你们的参议员，到底是那些人推举出来的，内中有几个是真正种田做工的农民、工人？我倒很想知道这些参议员的情况。”我又问。

“当然是当地有名望的人商议推举的，内中也确实没有农民和工人。”他的表情有些不自然。

“既然没有一个参议员是农民、工人，像我们县里绝大多数人是种田的农民，那么所谓民意究竟是代表什么人的民意？据我所知，你们的参议员全是豪绅地主，那么只能是豪绅、地主的民意了！”

他停顿了好长时间，才作了回答。

“也不尽然如此，我本人就不是豪绅地主，我们有时也议论一些兴革事宜，象修桥修路的事情。”

“你并非地主，我是知道的，是不是豪绅，倒值得斟酌，豪绅者，大绅士也，一个县的参议长，地位也够高的了。”

他没有反驳，想转一转话题。“我当参议长，并不全受这些参议员的操纵，是想给地方办一些有益的事情。参议会礼堂挂的那幅对联就是我做事的指南。”

的确，参议会礼堂里挂着一幅很长的对联，是罗浮仙的得意之作，雕刻也很精致，当初我并没有注意到它，国民党惯于挂羊头，卖狗肉，总是到处写一些好话装装样子。原话记不起来了，大意是“议事决策应有冷静头脑，兴利除弊全靠热烈心肠。”我说：“对联上那几句话倒也是好听的话，可是我们习惯听其言，观其行，我确实还不知道你们搞了些什么德政，要看一看才能信服。”

看他没有插话，我又讲：我也听到一些对你们参议会不以为然的话，不知道你听到过没有？”

“没有听到，到底别人说些什么？”他有点紧张。

“人们说参议会是中国共产党的装饰品，豪绅的快活林，老百姓的香火庙。这些话是否有理，我们也要调查调查，不知你怎样看法？”

这时罗浮仙没有再说什么，从此他再也不谈他的参议会了。

在接管参议会期间，有一天，他拿了一个小书本子送给我，书名叫作“无闻草”，是借用“四十无闻”这句话，编辑了他的四十岁前后写的一些文稿。他名之曰请我指教，实

际上是想卖弄他的才学，并说他还有些东西，想以后再编辑付印。那时我工作很忙，没有时间详细翻阅，只看了看目录，草草看过几篇，其中多数是给地主豪绅们写的对联匾额，寿日祝词，传记碑文，也有几篇是酬答的诗词，阿谀奉承之句。连篇累牍，看后使我顿起反感，我在一篇纸上给他写了两句评语：“朱门酒肉食之过多，民间疾苦视而不见。”夹在书中，便束之高阁了。到一九五〇年的春夏之交，开一个座谈会，也请他参加了，会后，他随我到了办公室，问我以前送我的那本“无闻草”过目了没有，有何指教。这才使我记起了这件事，我找出这本书，递给了他。我说“你请我指教，说得太谦虚了，只能提点看法，供你参考，书中的那张纸条请你看看。”他抽出纸条看后，马上涨红了脸。举指失常，慢吞吞地说了两声，“有理，有理。”我半开玩笑地向他说：“这也是立场所使啊。”他频频点头称是。我接着说：“在中国文学史上，凡是替官府豪绅歌功颂德的文章，大都不受重视，凡是关心民间疾苦的作品，都受到人们的尊重与喜爱，象杜甫、白居易、柳宗元的诗文，都是很有地位的，我劝你再编辑下一个集子的时候，要好好选择一下。”这时，他连忙说：“下一个集子我不能再出了，现在要好好改造思想。”我表示赞成他的想法。

不知什么时候罗浮仙开了一个瓷器店，有一天下午，我因身体不适，到街上散步，正好在罗浮仙的家门口碰上了他，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去坐一会，我便随他进了家中。瓷器店门面不大，摆放着一些碗、盘、茶具等各色瓷器，我们就随便聊起天来。

“你这瓷器店生意怎样？”我先问他。

“花溪这地方市镇不大，没多少生意，现在是勉强维持。”稍停片刻，他又补充道：“不过，还是可以维持得来”。

“能维持下来就很好了，这是自食其力嘛！虽然是粗茶淡饭，也比你当参议长吃着上等茶饭心安理得！”我说。

他笑了笑，又转了话题。罗浮仙的门上写着“南来山馆”四个大字，这是自鸣清高的意思，我看着很不顺眼，只是没有机会谈了，这次有了机会，我讲：“生意清淡，不单是花溪这市镇太小的缘故，你门口连个招牌也不挂，还是“南来山馆”四个字，谁晓得你是个瓷器店？”他听出话里有挖苦的意思，苦笑了笑，点点头。我又接着说下去：“山馆”应当是隐者，名士探求学术，研究宗教的地方，表示自己不参与时政，你参议长的府上怎能用上山馆二字，名不符实，我劝你还是改为瓷器店为好。”他表示同意我的劝告，以后不知他改了没有。

在第三次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上，罗浮仙不满意农民代表的发言，目中无人夸夸其谈，激怒了农民代表，大家不赞成他充当工商界的代表，并罢免了他代表会议常务委员会的职务。上述事例是那时的情况，以后此人情况的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还有一个留用的女职员，有必要写上一笔，此人姓名记不清了，说话锋芒毕露，尖酸刻薄，有一天我召开了一个留用人员座谈会，想同他们谈谈心，帮助他们改造思想，我刚讲完开会的意思，她就抢先发言，她把靠近我们干部的留用人员说成是“溜须拍马”，肆意攻击，说了很多讽刺的话。她神气十足，时而趾高气扬，时而嘲笑挖苦。她的一通发言后，大家目瞪口呆，鸦雀无声。其实，有这种反动思想的

人，并非仅她一人，总有一小批留用人员窃窃私语，对老干部评头品足。这时我不能不有所表示。我说这一位同志提出了一个值得正视的问题，新干部（这时我们常称留用人员为新干部）应不应该接近老干部，依我看这是正常的。这说明新干部有要求帮助、希望进步的思想，老干部也应该从思想上、政治上帮助新干部，只有新老干部互相帮助才能更好的为人民服务，如果视这种情况为不正常，不是观点上的错误，就是别有用心。人民政府的所作所为，是非功过以后自有公论，用不着人们拍马奉承，我看刚才谈到的这个问题倒有议论一下的必要。于是大家纷纷发言，严厉批评了她的错误言论，更有人揭发她是三青团的积极分子，解放前大肆散布反共言论，会上的发言只不过是以前反动言论的继续。从此这个人孤立了，自觉处境不妙，便借口离开了我。

可见凡是反动立场顽固，错误思想深重的人改造是不易的。

但是还是有不少知识分子，上层人物和留用人员是为人正派，思想进步的。象青岩的张德温，乌当的蒋福田，清华中学的肖醒球老师，在解放初期环境复杂的情况下，协助人民政府做了不少的工作。

二 平 定 匪 乱

四川围歼胡宗南的战役没有结束，五兵团部队不能马上回来，贵州我军兵力空虚，是显而易见的。在贵州解放前国民党就作了很多准备，预谋一旦贵州被我解放，他们就利用贵州的封建反动势力和复杂的地形继续与我周旋。谷正伦曾

在贵州办过三期“反共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了一千六百余人，命他们分赴各地组织地下武装。贵筑县有不少人受过训练。伪县长周国华也在县里办过训练班，训练伪乡保长，组编了二十四个中队的地下武装。刚刚解放时，在我军胜利的巨大压力下，他们吓慌了，惶惶不安，一时无所作为。两个月后看到我们兵力空虚，认为时机来了，要想趁此机会重新集结力量，把我们赶出贵州。在贵筑一带的主要土匪头子曹绍华和潘方侠，他们原来都是国民党的反动军官，于是扩张声势，招兵买马。曹绍华自称为“贵州人民反共自救军总司令”，潘方侠自称为“西南地区反共救国军总司令”，实际上潘方侠受曹绍华的领导。一九五〇年初，边远各县的土匪就开始活动起来，袭击人民政府，杀害地方干部、拦截过往车辆，以后逐渐波及到贵筑周围，花溪西南的平坝、长顺两县，先后被土匪攻破。王陞三同志从长顺县突围回到花溪时，他带去的三十几名干部有一半左右牺牲了。这时，贵筑县内的反动分子也暗中组织起来，最早动手的是贵阳西北朱昌乡乡长黄敬明，他于三月一日带领土匪围攻了我白云区人民政府，我们伤亡近十人。白云事件后，县委立即通知各区作紧急准备，充实武器弹药。区人民政府驻地，不易防守的迅速转移到易防守的地方，并加筑防御工事，干部战士统一组织起来站岗放哨；要各区立即召开乡长、保长会议，说明四川战役即将结束，主力部队最近回返，部队一回就要迅速剿除叛匪。国民党五百万大军已被全部消灭，这些乌合之众只能猖狂一时，最终还是要被全部肃清的，希望他们要看清大局，协助政府维持秩序。

贵筑县有几个很有势力的人物，都能操纵一方，深恐他